

13135062/10



在师指挥站里

空军政治部文化部编印

(空軍小說散文集)

在 師 指 揮 所 里

空軍政治部文化部編

目 录

报 告 文 学

左右开弓·····	金为华 (1)
三“战”三捷·····	金为华 (8)
一颗闪光的小螺丝钉·····	马国昌 (21)
光荣的两分·····	盛和钧 (31)
银菊朝阳·····	何光先、李琦 (37)
未见过面的教员·····	黄知义 (44)
俺们连长·····	马国昌 (49)
学炊记·····	叶代良 (65)
寥廓江天寄深情·····	傅子奎 (80)
堤坝高筑云海边·····	庄就之、黄沅、张春熙 (94)

小 说

在师指挥所里·····	王世阁 (102)
长天火种·····	杨大群 (114)
海上云梯·····	王世阁 (132)
蓝天展新翅·····	黄知义 (142)
我的机械师·····	邹仲平 (151)
第二颗讯号弹·····	姚永祺 (159)
银花闪闪·····	高劭先、肖云星 (167)

左右开弓

——记空中神炮手鲍寿根

金 为 华

鲍寿根是一九五六年在全国空军射击校阅中得过第一的。从那以后，鲍寿根进入了复杂气象和夜间训练，几年没有打过空靶。现在，响应林彪元帅“打得准”的号召，我们的神炮手参加了空靶射击试点班，又将在万里长空，大显技艺。

可是，多年不摸，他还能不能保持四年前那个优异的成绩呢？我心里隐隐有些担忧。

这样，我就跑到了试点班，想看个究竟。一到那里，地勤同志们就宽慰我。他们说，鲍副大队长有一股子迷劲，他的功夫保险过得硬。比方说，要是鲍寿根在机坊值班，他就不会让自己闲着。拔起一根狗尾巴草，插在图囊上，他就可以用一个飞机模型练习瞄准。就是躺在草地上休息的时候，他也还要对燃着的烟头攻几下呢。一句话，飞机模型不离身。假日里，机坊上常见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兜圈子玩，前头的一辆拖着块木板，后面车上的人不住地喊着：“进入！”“瞄准！”“击发！”不用说，那当然也是鲍副大队长和他的同伴在练习空中射击。

我看到鲍寿根的时候，飞行员们已经操作了好半天，正坐在滑行道上休息。阳光照得人怪暖和的，他们山南海北地扯着话。只有鲍寿根在路旁的电线杆子那里走着来回。我跟过去，他竟一点没有察觉。

“老子，到那根电线杆子有多少距离？”鲍寿根走回来，问试点班的于耀宗。

“一百五十米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折不扣一百四！”鲍寿根眯缝起眼睛说。他自己早已估量过，刚才又量了个来回，还是“不折不扣一百四”。

“鲍副大队长，那个工作间呢？”

“老鲍，那朵云底高多少？”

于是，短暂的休息，变成了目测练习。鲍寿根打量了一眼，回答：“距离工作间两百二十米。云底高七百。”我有兴致，朝工作间走了一遍。我的步子，三步两米，走满三百三十步，恰好到了工作间。云底高七百，步量可不行。但是我看鲍寿根迎着太阳，略为眯缝着的那双专注的眼睛，觉得用不着量了。

神炮手毕竟是神炮手，鲍寿根的成绩决计错不了。这一点我确信了。

果然，第一个实弹射击飞行日，鲍寿根就命中靶，成绩良好。在看靶袋的时候，同志们说他打得好。我注意看鲍寿根，只见他一声不吱，看完炮弹击中的位置，拿着照相胶卷就到判读室去了。我跟在他后面，止不住高兴地说：“第一天就打个良好，不愧是空中神炮手。”他正和李参谋从炮弹击中的位置分析射击的进入角，没有和我答话。但我看见他用不甚满意的一瞥回答了我。

在判读室里，他聚精会神地研究每一个弹着点。胶卷把每一发炮弹击发的情况真实地记录下来。试点班的领导同志和参谋们和他一起分析，他静静地听着，计算着，想着，有时提出一两个问题。

这天晚上，同志们看电影去了，我到飞行员宿舍，看见判读室有灯光，推门一看，鲍寿根坐在那里，拿着尺子，象绣花似的，量着放大的弹着点，还在嘔心呢。

他见我去了，便说：“八字不见一撇，试点班的经验还没有弄出来，就有人朝我耳朵里头吹热气，这不叫人心烦？”我知道这是说我对他的赞扬了，不大好意思。便说：

“打得好就是好嘛！”他摇摇头不吭气。我看他面前刚画的一些图表，写着“从左进入”，便问是怎么回事。他倒先说起滑冰来。

他说：“滑冰的时候，一般人都习惯从右兜圈子，反正出一身汗，达到了目的，从哪边兜圈子也行。可是空靶射击，为的是作战。我们现在，一般飞行员都习惯从右边进入攻击，就象用右手吃饭顺手一样。可是，敌机会乖乖地让你老从右边进入吗？因此我想，我们要掌握左右开弓的技术。”这是个好主意，可是我多少有点担心，要是打得不好，会不会影响试点班的成绩？他又对我那样地瞥了一眼，说：“这是试点班的责任嘛！是二分，还是五分，只有在实战中得出了结论，才算数。”

过了几天便是第二次实弹射击。风速每秒十一米。上午十点四十分，鲍寿根起飞了。风势愈吹愈劲，气象台上的风向袋被刮成了一条直线。人们的心却随着鲍寿根驰上高空了，一点儿也不理会西北风带来的寒意。

十一点半，靶机返场。靶袋兜着风，飘然而下。我们

跑步围上去。鲍寿根用的是红色弹头的炮弹，左察右找，靶袋上不见一个红色的窟窿。“鲍寿根剃光头啦”的消息，比风还快，在机坊里悄悄地传开了。

我见到鲍寿根还是在判读室。他还是那样，一张一张地详细地检查着胶卷。他那黑苍苍的连鬓胡子，好几天没有刮，长了起来，脸色却比第一个实弹射击飞行日以后更开朗。他全神贯注地分析着这些“剃光头”的胶卷，如获至宝。屋外头有人在议论：“鲍寿根为什么不从右边进入呢？”他象是压根儿没听见。

对，鲍寿根这一次实弹射击，是从左边进入的。前天晚上，他跟我说过，我早有思想准备。我心中也象鲍寿根一样欣喜。一九五五年鲍寿根开始打空靶的时候，从右边进入，也剃过不止一次“光头”。那时他说过：“万幸，这不是和敌机较量。现在用心地打几次‘光头’，正是为了在战斗中让炮弹长上眼睛。”

“剃光头”后的几天中，鲍寿根苦练左右开弓，特别是从左边进入的技术。一次“光头”的经验，成了他宝贵的财富。他整天整天地泡在练习器上。半天也不挪动一下，不伸一下腰，不弹一下腿。不少人说，他的迷劲又上来了。但是我看见，这个着了迷的人，有着一副清醒得如山泉一样的头脑。在飞练习器的时候，他总觉得那个小飞机的速度太慢，不象在空中。他便亲手改进，使小飞机的速度大大增快了。别的飞行员坐上练习器，也都说：这样练嘛，才有空中感觉。

最后一个实弹飞行日到来了。大清早，鲍寿根就来到机坊。他仔细地检查飞机，和地勤同志们交谈着。机械员李永友说：“副大队长，今天左右开弓，一准成功。”鲍寿

根看了他一眼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小鬼，左右开弓，谁向你广播的？”李永友调皮地闪着眼：“神炮手，我们还不晓得！嘿嘿！”说话间，起飞线上洋溢起一阵欢乐的笑声。

塔台上送来指挥员的命令，拖靶机腾空而起。我们眼送着鲍寿根驾着他的雄鹰，凌空直上。一会儿，他就飞到我们的视野以外了。

蓝湛湛的天空中若有若无地飘浮着几朵白云。侧风依然不小。我在机场的草坪上行走，心里一直沉静不下来。说实话，在这一瞬间，我不仅和大家一样，等待着鲍寿根创造出一个好成绩，我还想到了这个战士的另一些事情。现在，他在离我们几千米的空中，他正将一切精力和智慧全部用在跟踪和瞄准上，他自然没有时间想起我们。可是，我自己，却想起了这个跨进空军大门才认识几百个字的排长，在航校里怎样一个又一个地攻克横在他面前的堡垒。就在昨天，他还跟我说起在航校“爬坡”的故事。鲍寿根有一条规律：每学一个新科目，开始他都掉在后面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追上来，最后，总是以巩固的、拔尖的成绩爬上山头。

我在草坪上来回漫步，塔台上传来指挥员和空中联系的声音。我的耳旁响起的却分明是鲍寿根那缓慢而又刚毅的话：“能不能‘爬上坡’，这不是个人的私事。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紧要关头。一个战士，人民交给你武器，而你呢，偏不能去战斗，这是多么揪心的事！在那些日子里，我常想起小时候上山砍柴，冬天踏着冰楞儿爬山坡的事，挑那样的担子，一步挨一步，把右肩压低了三厘米，但到底挑上来了。”他还站起来给我看过，可不，右肩是

低一点儿。这个缓慢而又刚毅的声音接着说：“我一个个地攻占难点，可是离斩将夺旗还远着呢！党是要我上天战斗啊！”

我拔起了一节发芽的青草，放在嘴里嚼着，感到了春天的喜悦。我抬头望天，天上却不见鲍寿根的踪影。看！我们的雄鹰飞得多么高了。鲍寿根，他曾经是我们受苦受难的土地上的最后一代雇农中的一个。现在，他按照党的意志，长上了钢铁的翅膀，展翅高飞了！难怪每次从高空归来，每次射击以后，他都神采焕发。

我正想着，拖拉机通坊了，呼啸而过。靶袋象是一条挥舞的布龙，拧成了五、六段儿，滚坠下来。我一时还不能完全从回想中走出来，只听见“打中了”、“打了个满堂红”的喊声，四处传开。不等我走近靶袋跟前，“命中十五发”的喜讯就传来了。我们也曾盼望过鲍寿根创造出一个好成绩，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一下子揍上十五发。要知道，击中三发就是优秀。而十五发呢，如果拿机械的乘法来计算，那就是五个优秀啊！

这天，鲍寿根走到哪里，哪里都在向他祝贺。在空勤食堂里，还举行了一个即兴的祝贺仪式。飞行员们围着他，要他传经。他似乎比平日更加靦腆三分，只说出了一句话：“苦练左右开弓。”

在祝贺的人群中，我自然也是一个。实在是因为高兴，我又在他耳旁说出了“不愧空中神炮手”的话。他知道我要写稿，便认真地和我商量：“写稿的时候，千万别给我打满分。空靶射击也好，别的飞行科目也好，我给自己评分，最多也只有四分。主席说，我们的思想，要符合客观实际。一个战斗员的红五分，只有在和阶级敌人面对

面的较量中才能评定。我这个意见，你一定会同意的吧！”他怕我不守约，在我临行前，又嘱咐了一遍。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，因此，就以他的这个嘱咐作为本文的结束语。

三 “战” 三 捷

金 为 华

空中神炮手鲍寿根练就左右开弓的技艺以后，又取得不少新的成就。这里向同志们报告的是他在三次“战斗”中报捷的故事。

为什么是带上引号的“战斗”呢？是训练中的演习，或者是空战表演吧？正是。不过，带上引号并无损于这些“战斗”的思想光彩；反而由于这些引号，带给我们不少的联想和启示。

现在，先请同志们看一段战前情况。

战 前 情 况 介 紹

从空靶射击试点班回来不久，鲍寿根就集中精力领导二大队的空战训练。这“空战”可不比别的，双机并翼上了天就成了“敌手”。前面的目标机上下左右任意翻腾，后面的攻击机就得死死咬住，一步不放，稍有疏忽，别说打不着，目标机还会绕到攻击机的背后来一个反击呢。这是一个比射击课目更有意思的课题。

这一天，正当空战训练搞得火热的时候，鲍寿根的僚

机飞行员张秉治忽然对他提出一个要求：“大队长，跟你做空战对手，我老吃两分，还是给我换一个对手吧！”这位和他翅膀并着翅膀，云里雨里飞了好几年的贴心战友，这几句粗气儿也不出的话，象个晴天霹雳，轰得鲍寿根心头一惊，顿时，大队训练中的一些不甚引人注目的现象，在他脑子里聚集起来。为了争个“五分”，有的人到空中不讲战术，生拉硬拽；为了得个“胜利”名儿，有的人只愿意和比自己弱的对手飞；更危险的是，他们争了个“五分”，得了回把“胜利”，就心满意足，不再向前看了。鲍寿根十分恼恨自己，在这一段时间里，自己着重抓技术，对思想这个关键性的环节抓得不那么紧了，他便连夜和支部书记一道，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。

工作是从多方面展开的。读者同志们即将看到的三次“战斗”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
登 门 求 战

这天，鲍寿根飞完空战课目，坐在机场草坪上休息，无意间听到三大队飞行员们的一番议论：“咱们老崇学鲍大队长，可是上道了！”背后听人夸自己，多没意思！可是紧接下去的几句话，象磁石一样，吸住了他的注意力：“咱们老崇就是敢和硬手干，动作越复杂就越来劲，半点儿不带含糊的。”三大队的同志们向起飞线走去了，他们即将起飞，但是那些话，却还在草坪上回荡，还在鲍寿根心里掀起波澜。他止不住激动的心情，抬头望天，只见一只苍鹰，在不断升高、升高，在苍鹰上面，那蓝空的深处，两架歼击机，一前一后，上下翻滚，特别是那跟踪追击的飞机，动作轻巧快捷，不论前面飞得多快，或者骤然放慢

速度，他都紧紧跟定。“好！”鲍寿根喊了一声，提着图囊，直奔起飞线去迎接雄鹰归来。一看，回来的正是三大队的崇恩才。鲍寿根象会见了久已等待、盼望的亲人，一见他，就要他谈跟踪追击的经验。

崇恩才和鲍寿根一样，是个率直不过的人，他说：“没有什么经验。天空这么大，又没有障碍，差不离的，我看都能跟得上。”鲍寿根说：“有人说，天空大，有时简直象大海捞针一样，不好跟嘛！”崇恩才说：“只要有决心，大海捞针也办得到。”鲍寿根听着这番话，就象三伏天喝了冰镇汽水一般舒坦。

第二天大清早，崇恩才刚起床，他宿舍的房门呀的一声开了，进来一个笑意盈盈的人，他后脚还没跨进房门，就说：“恩才同志，向你取经来了。”

“鲍大队长！请坐。”打从航校毕业来到飞行部队，鲍寿根在崇恩才心目中是一面旗帜，虽然不在一个大队，但对他却有很深的感情，可是怎么想得到，这么早，大队长来看他！他问：“大队长，找我有什么事？”鲍寿根一进门不就说明来意，是向他取经来的吗？崇恩才耳朵可灵了，在天上，发动机有一点轻微的变化，都逃不过他的耳朵。刚才的话，他不是没有听见，而是没有理解。“取经来了？”鲍大队长，著名的空中神炮手向一个僚机飞行员郑重其事地取经来了吗？他一点也没有怀疑：这是他耳朵第一次发生了错觉。于是他率直地又问了一句，“有重要事么，大队长？”

鲍寿根一字一句地说：“重要得很，向你取经来了。”这回，崇恩才不能再怀疑自己的耳朵了。他说：“大队长，你那些真经我学都学不完呢！”鲍寿根拉他坐下，说：“咱

们当兵的，可不兴这样扭扭捏捏的。”崇恩才坐下说：“我就是学都学不完嘛！”

早晨的第一线阳光，从窗子上射进来，温暖地照在他俩身上。鲍寿根看见这个黑红脸膛的战士的额上渗出一些碎玉般的汗粒子，便说：“不说取经也行，你就随便唠唠吧！比方说，在比你强的对手面前飞，你怎么想呢？”“越强越能练硬功嘛！”崇恩才脱口而出，话题也就这样打开了。互相问答，互相启发，两人畅谈不休，不觉谈到金色的太阳升到槐树梢头上。

“恩才同志，”临到走时，鲍寿根才说出这次来访的最主要的目的：“咱俩建议团里让我们一起飞一次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“那敢情太好了！”听到这个建议，崇恩才高兴得从椅子上弹跳起来。他早就想和鲍寿根飞一次，这样难逢的良机，难怪他喜出望外。

团里批准了他俩的要求。一坊登门求战的战报就这样贴出来了。

战前，自有一番研究。崇恩才说：“大队长，到了天上，你做你的动作，不要照顾我，我尽力撵上你。”“这才是打胜仗的风格！”鲍寿根含笑作答，而把这句赞赏的话藏在心里。

两人心里有底，第二天的动作做得很是精彩。鲍寿根放大动作量，如流星，似闪电，上下俯冲，得心应手，连二大队的同志看了都不觉疑惑起来：大队长在我们面前还保留了一手吗？崇恩才也委实跟得好，跟得紧：机头对枪尾，就那么几百米，不多不少，莫想把他甩开，连三大队的同志看了也有些奇怪：一宿之间，他进步得这样快啊！

酣战三个回合，崇恩才虽然失利了，但鲍寿根为了对付他，衬衣全湿透了，他俩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

飞行结束后，鲍寿根请崇恩才一道做“战斗小结”。接着，便在二大队以“向崇恩才同志学习”为题进行了这次“小结”。

二大队飞行员们已经被崇恩才那几个很好的跟踪追击动作吸引住了，本来以为大队长会总结这些动作的优点的，可是鲍寿根开门见山，从头到尾讲了崇恩才的那个敢于吃硬手的思想。这番话，象一块巨石投到一池平静水里，在二大队引起了热烈的反应。鲍寿根的僚机飞行员张秉治说：“想高，才能飞得高，老崇和鲍大队长飞一回，象得了宝，我天天和鲍大队长在一起飞，倒想调换个对手。就凭着这种思想，还能打出风格来。”二大队飞行员纷纷议论：鲍大队长和崇恩才这次“战斗”，恰到好处地解决了他们的大问题。这次“战斗”象一道无形的分水岭，从那往后，大家都争着和技术比自己强的对手飞，尤其是要和鲍寿根飞，一时飞不上，也要先“挂上个号”。鲍寿根因为和其他飞行员对飞次数多了，相对地和他的僚机张秉治就飞得少了，这时，张秉治就对鲍寿根郑重地提出：“咱们是双机，你要老跟别人飞，让我当名义上的僚机，我可不干！”鲍寿根春风满面地告诉他说：“你的意见，真成我们大队训练的“晴雨表”了！”说着，屋子里充满了这两个战友发自内心的笑声。

“尖子”比武

如果说，和崇恩才的格斗是个序曲，那么，和余耀忠的对攻就是一支音调高亢的主歌了。

付大队长余耀忠，和鲍寿根是一对旗鼓相当的老“对手”。一九五六年，参加空军优秀机组校阅时，他俩是一起走上主席台领过奖的；一九六一年他俩又双双参加空靶射击试点班，鲍寿根左右开弓创造了命中十五发的好成绩，余耀忠勤学苦练，每次射击不脱靶，是训练班中完成率达到百分之一百的一个。说来也巧，一九六二年，他俩又同时领导自己大队进行空战训练，在各自的部队里，他们都是“空战尖子”。上级领导机关为了交流空战经验，便组织这两个“尖子”进行了一场空战表演。

这次战报贴得高，传得远。自战报公布之日开始，双方都在加油准备。“说是表演，实则是考核！”“胜负输赢之间，自有一番龙争虎斗之妙！”人们纷纷议论着。有人甚至这样提出问题：“他们是部队的代表，只应得胜归，不该输了回啊！”这是一股小小的“台风”。

鲍寿根就是在这股小小“台风”中出发的。路过上级领导机关的时候，司令部留鲍寿根商谈了一日，拟定了“空战”方案。晚上无事，他邀团里同来的参谋肖志高同志去看杂技，作为战前的休息。车技，顶罐，这些传统节目，鲍寿根看过许多回了。这次在这儿，他又细细观察，发现修养有素的杂技演员们的风格是各不相同的：有人以大胆著称，有人以细腻见长，有的惊险绝伦，有的轻俏可喜，真是各见所长，美不胜收。

看完杂技，走在林荫道上，他对肖参谋说：“要是有一个杂技表演家把同行的各方面的精华都吸收过来，不断地提高、创造，那该有多么好！”肖参谋说：“一般说来，这似乎不可能，但是有雄心的表演家，一定要这样努力。”鲍寿根点头说是。他觉得提高空战技术和这是同一个道

理，他为从艺术享受中领悟到一个真理而高兴。

到达兄弟部队的时候，他受到首长和同志们热烈欢迎。余耀忠更是狠劲地攥着他那双大手。两个人好些个日日夜夜都盼着的时刻，终于来到了。

“战斗”即将开始。人们猜测在战前的极为宝贵的时间里，双方一定要各自抓紧时机，苦思苦想，地面多练，作最后的准备。但是事实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。

鲍寿根的第一步棋，就是把自己精心提炼、苦功琢磨出来的、准备在比武中运用的几套“绝招”一古脑儿地向余耀忠端了出来。

“老余，我就这样飞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有些动作，我们也想到了，可是没你想得周全。”

“这些东西也还需要考验。”

“我是准备这样……你看呢？”

“好，好……对！这里再加上个S形转弯是不是有利一些？”

“说的是啊！”

在招待所鲍寿根临时住的宿舍里，鲍寿根浑厚的略带浙江风味的话语和余耀忠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，亲切地谈个不休。

俗话说：没有不透风的墙。第二天，他们的谈话就风传开了。“空中神炮手不怕输吗？”人们纷纷议论，不得其解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观战的迫切心情。比武这天的清晨，将军、士兵、飞行员、地勤同志就到机坊草坪上等着。

温暖的阳光，和丽的东风，绿色的草坪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可是，它们哪里能和这一坊空中比武相比呢？天空